# 摘 要

希拉里•普特南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实在论和相对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试图开创出第三条道路，因此他的实在论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之间的巨大张力。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刻画出普特南实在论的动态发展轨迹，进而清晰地指出，普特南如何在这种张力的驱动下调和二者，又如何在麦克道威尔、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启发下重回人类实践经验，以交互经验作为消解困境的阿基米德支点，从而提出了自然实在论。从其实在论的“重视客观性——凸显主观建构性——在主观建构性下拯救客观性——客观性与主观建构性相统一”发展轨迹中，我们也将获得关于如何探讨哲学问题的重要启发。

关键词：普特南；实在论；客观性；主观建构性；实践经验

**Abstract**

Rejecting the choice between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realism and relativism, Hilary Putnam tried to initiate a third way. Therefore, there was always a tremendous tension between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e constructivity in his realism. With the tension as a clu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epict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track of Putnam's realism and clearly points out how Putnam reconciled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two aspects under the drive of this tension and how he took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s an Archimedes fulcrum to dissolve the problem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McDowell, James and Dewey, returning to the huma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us putting forward the natural realism. From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Putnam's realism, which can be presented as “emphasizing objectivity - highlighting subjective constructivity - saving objectivity in the text of subjective constructivity - unifying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e constructivity”, we can also get an important elicitation about how to discuss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Keywords**: Putnam; Realism; Objectivity; Subjective Constructivity; Practical Experience

目 录

[引言 1](#_Toc512599185)

[一、从形而上学实在论转向内在实在论](#_Toc512599186) 3

[（一）形而上学实在论对客观性的执着](#_Toc512599187) 3

[1.语义外在论及其困难](#_Toc512599188) 4

[2.功能主义及其困难](#_Toc512599189) 6

[（二）内在实在论对主观建构性的凸显](#_Toc512599190) 9

[1.为何转向内在实在论？](#_Toc512599191) 9

[2. 内在实在论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反叛](#_Toc512599192) 10

[二、从内在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实在论 12](#_Toc512599193)

[（一）内在实在论的二难困境](#_Toc512599194) 12

[（二）麦克道威尔“概念经验”的启发](#_Toc512599195) 14

[（三）统一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关键 16](#_Toc512599196)

[1.詹姆斯的整体视角 16](#_Toc512599197)

[2.杜威的动态连续视角](#_Toc512599198) 20

[三、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相统一的实在世界](#_Toc512599199) 22

[四、结语](#_Toc512599200) 24

[参考文献 2](#_Toc512599201)5

# 引言

实在论的本质是对于实在的讨论，诸如存在意味着什么、世界是否实在、思维是否实在等宇宙论本体论问题。实在论的核心问题是客观性与主观建构性之争，二者往往表现为“神目观”和“人目观”的对抗：“神目观”认为，世界是完全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人类以之为认识对象；“人目观”认为，世界是人基于感官知觉的主观构造物，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的世界。两种观点的对抗贯穿于整个哲学史之中。

朴素的古希腊自然学派、中世纪唯实论和黑格尔是“神目观”的典型代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们试图找到某种永恒的自然实体作为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基质[[1]](#footnote-2)，这是一种对于客观性的原始朴素的追求；中世纪的唯实论主张共相具有实在性，其本质是把“神目观”从对具体事物的讨论延伸到对事物共相的讨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现，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神目观”下的实体，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因此世界也是一种“神目观”下的世界。

二元论者们表现出了两种倾向：其一是以“神目观”为“人目观”奠基；其二是在充分重视主观建构性的同时，将“神目观”与“人目观”截然二分，以此为客观性保留一隅之地。前者以笛卡尔为代表，后者以康德为代表。在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下，只有“我思”是直观实在的，但为了奠定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基础，笛卡尔最终选择诉诸上帝的至善和不欺骗，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神目观”赋予“人目观”合法性的做法。康德借助哥白尼式革命指出，物自体是人类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世界只是人类理性的主动构造。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二分为“人目观”下的世界和“神目观”下的世界。

由此可见，传统哲学中始终存在一种对于“神目观”世界的执着追求，而“人目观”往往被视为“神目观”的对立立场。正因如此，传统哲学语境下的实在论面临着无法对主观建构性和客观性进行调和统一的问题。

对于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争论，始终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焦点。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被视为两个此消彼长的项，形而上学实在论者们紧紧抓住前者，反实在论者们则着眼于后者。

早期的普特南也追求客观性，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任何将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进行极端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并试图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统一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努力体现了一种康德式的精神——康德看到了理性对于世界的主动构造与把握，并也试图统一客观性与主观建构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康德为了保留客观性的基础而设置了人类不可到达的物自体和自在世界，这不免令人沮丧；普特南的自然实在论则借鉴古典实用主义（尤其是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经验学说，通过回归人类实践和直接经验中的交互作用，同时保证了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基础，摒弃了二分式哲学思维，彻底终结了“神目观”和“人目观”之争。

本文以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之间的张力为线索，探究关于普特南实在论的三个问题：其一，这一内部矛盾是如何推动普特南实在论不断向前发展的？其二，普特南是如何发现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对立的根源的？其三，他是如何消解这种对立的，以及这种消解对我们有何启发？通过此线索，结合普特南实在论的动态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更加清晰透彻地理解普特南善变的实在论。

# 一、从形而上学实在论转向内在实在论

从形而上学实在论逐渐转向内在实在论是普特南对于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进行统一的初次尝试。在此过程中，他的关注点从无人化的客观性逐渐转移到主观建构性，其看待世界的单一视角也逐渐多元化。这种转变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断裂式的直接跳跃，而是一种侧重点的转移，因为他在重视主观建构性的同时仍然保留着某种对于客观性的追求。毋宁说，他是对自己的哲学做了加法，拔高了自己此前不屑一顾的主观建构性，并将其加入了自己的具有形而上学本质的科学实在论中，从而产生了内在实在论。

## （一）形而上学实在论对客观性的执着

形而上学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1）“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2]](#footnote-3)；（2）对于世界只存在一个真实全面的描述；（3）真理是语词、思想与外部客观事物之间的符合关系。这种观点又被普特南称为外在论，并被他认定为一种“神目观”立场。

形而上学实在论语境下的世界是本质化的客观世界，其现代版本便是科学实在论，而这也是普特南前期所持的立场[[3]](#footnote-4)。19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普特南对数学、物理学等现代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相应的哲学领域颇有建树，如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论领域和数理逻辑问题的研究。此时他的实在论表现出了明显的科学至上倾向，从功能主义到语义外在论，无不透露出一种对于科学的自信，对于万物可还原性的自信，以及对于客观性的执着追求。

### 1.语义外在论及其困难

语义外在论是普特南形而上学实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始于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普特南对传统语义学理论的心理主义倾向的攻击。这一传统认为，使用者对某一特定语词所拥有的观念决定了该语词的意义。

洛克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他指出，“字眼的原始的或直接的意义，就在于表示利用文字的那人心中的观念——不论那些观念是怎样不完全地，疏忽地，由它们所表象（假设如此）的那些事物获得的……因此，字眼所标记的就是说话人心中的观念，而且应用那些字眼（当标记用）的人，亦只能使它们直接来标记他心中所有的观念。”[[4]](#footnote-5)亦即，人对世界的表象，使得人在心里形成了心理实体性的观念，而语词则是利用任意符号对观念的反映，因此其意义来自观念，个体心理意象在语言指称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弗雷格等人在19世纪末开始对这一心理主义传统发起挑战。受哲学语言转向的影响，他们重视语言的独立地位及意义的公共性质。意义、概念变成了客观存在的抽象实体，而与个人心理意象无关。然而，弗雷格认为对这些抽象实体的把握仍然属于个体心理行为，这一点和传统语义学的心理主义殊途同归。

普特南认为所有这些哲学家的语义学理论实际上都立足于两个不够严谨的假设：（1）知道一个语词的意义也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2）语词的意义决定了其外延。[[5]](#footnote-6)他的工作就是要否定这两个假设，彻底推翻传统意义理论。为此，他举了“榆树”和“山毛榉”的例子。假设甲乙二人都不能辨认这两种植物，当他们分别说“榆树”和“山毛榉”时，二者的心理状态可能完全一样。但此时甲所说的“榆树”是指榆树，乙所说的“山毛榉”是指山毛榉，二者的意义并没有因为甲乙的心理状态相同而相同，因此不能认为心理状态决定了语词的意义。此外，他进一步通过孪生地球[[6]](#footnote-7)上的“水”XYZ与地球上的水H2O的实际意义不同，论证了集体的心理状态也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

至此，语义外在论的轮廓已经清晰，不同于传统哲学偏向于讨论语词内涵，它把目光转向了语词的外延，认为外延决定内涵，指称决定意义。

为了进一步增强语义外在论的说服力，普特南提出了语言劳动分工假设和因果指称论。语言劳动分工假设是“对于语言劳动分工的普遍性所作的假设”[[7]](#footnote-8)，这一假设表明，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语言共同体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关于语言使用上的分工。正如父母为婴儿取名一样，专家在语词的具体指称上具有最初决定权，这就是语言共同体成员接受具体语词指称的“引进事件”[[8]](#footnote-9)。专家对语词指称的确定借助于环境中的因果作用，而语词指称的最终确定则是在社会历史的因果链条中实现的，即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得某一语词指称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固定下来。

总的说来，语义外在论反对传统语义学将意义形而上学实体化，反对把理解语词的意义等同于处于某种心理状态，并通过具有科学实在论色彩的因果指称理论论证语词指称的确定过程，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语义学和弗雷格及其追随者等人的语义学的批判与改造。自始至终，普特南采用的都是一种符合论视角，客观事物决定指称，外部决定内部。语言的意义问题完全等同于语言的指称问题，人的意向性在此隐退了，主观建构性也消失无踪。

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对普特南的指责也主要集中于此。塞尔论证指出，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并不能形成对意向性的否定，如果我们承认普特南的论证成立，那么这其中将推导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9]](#footnote-10)：（1）A对于榆树的概念=A对于山毛榉的概念。（2）但A个人习语中的榆树的外延≠A个人习语中的山毛榉的外延（普特南正是由此得出心理状态不能决定语词外延，意义不在头脑之中这一结论）。（3）A之所以知道2，是因为A知道山毛榉不是榆树，榆树不是山毛榉。（4）显然，虽然A对榆树和山毛榉的具体概念是不清晰的，但A所拥有的概念知识使他明白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5）由此可知，A对于榆树的概念≠A对山毛榉的概念。而这个问题，正是过分重视外在因素的语义外在论所无法解决的。

### 2.功能主义及其困难

功能主义是在图灵机的启发下创立的，普特南早期的功能主义包含了两种假设：（1）一个完整的人是一台图灵机；（2）人类的心理状态相当于图灵机状态或这一状态的析取。

为了理解功能主义的渊源，我们需要简单了解图灵机。图灵机是一台数学上理想化的机器，以图灵机加法器TM1（以下简称TM1）计算3+2为例：[[10]](#footnote-11)

图1：TM1工作示意图[[11]](#footnote-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 | 1 | 1 | # |  |

q0

vsjzlkzjzkxvjcgbzkvzh不回家空间

图2：TM1计算结果输出示意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1 | 1 | # | # |  |

图3：TM1的控制表

|  |  |  |
| --- | --- | --- |
|  | q0 | q1 |
| 1 | 1Rq0 | #Halt |
| + | 1Rq0 |  |
| # | #Lq1 |  |

图1、图2、图3共同组成了TM1工作过程示意图。读写头在任一时间所处的状态和其扫描到的符号共同决定了其所要采取的唯一操作。如，当扫描到符号1并处于内在状态q0时，机器收到指令1Rq0：用1替换1，向右移动一格，进入状态q0。类推可知，当扫描到#时，根据控制表，机器收到指令#Lq1：用#替换#，向左后退一格，同时进入状态q1。此时，根据控制表，机器将接着收到指令#Halt：用符号#代替符号1，然后停止工作。

图灵机的核心正是其控制表，它是“抽象逻辑状态（或功能状态）”[[12]](#footnote-13)，是控制机器进行所有操作的软件而非硬件部分，因此可以通过多种载体和方式实现。受此启发，普特南创立了最初的机器功能主义学说，把大脑近似地视作一台图灵机或概率自动机，从而使意识外在化以便对其进行研究。这就抛弃了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或后二元论还原论视角，不是着眼于大脑的物理化学实现等生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基于多重实现理论进行功能性分析；其目标不是解答意识是如何从大脑中产生的这一问题，而是追问意识/心灵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如何发挥功能的这一问题。基于功能主义学说，他对心灵哲学的两大主要问题进行了解答。

“私人感觉”问题是其中之一。以疼痛为例，问题有二：（1）当Jones说“我感到疼痛”时，这意味着什么？（2）他的“疼痛”与我的“疼痛”是否相同？功能主义将图灵机的逻辑状态对应于人的心理状态。Jones所说的“我感到疼痛”就相当于图灵机纸带上打出的“我处于状态q1”， 因为当Jones说“我感到疼痛”时，他通过语言直接“报告”了他的疼痛，而没有进行多余的思维自省，正如图灵机输出这句话完全由对应的指令决定，而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中间环节。因此，私人感觉便通过语言直呈出来了，两个问题也迎刃而解。

“身心同一性”问题是另一主要问题，它关注的是心理状态与物理状态能否等同。普特南之前的主流观点是斯马特（J. J. C. Smart）和阿姆斯特朗（D. M. Armstrong）等人的强还原同一理论，他们认为所有意识状态和思维活动过程都能被还原为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的物理状态或活动过程。如，Jones感到疼痛就完全等同于Jones的C神经纤维受到了刺激。强还原同一理论代表了与普特南所支持的多重实现相对立的单重实现立场，即只有特定物质及其状态才能实现某种功能。普特南拒斥这种物理同一性而肯定功能同一性，认为身心同一性问题相当于图灵机软硬件关系问题。他划分了两种“同一性”，谓词同一性和性质同一性。从前者先验的、分析的维度上看，“具有一个带某种质的特征的感觉”显然不同于“处于某种大脑状态”。[[13]](#footnote-14)而性质同一性则强调性质上的同一，身心同一性正是如此。例如，“温度就是平均分子动能”是指具有某一特定温度这个性质与具有某种分子能这个性质是同一个性质，即温度与平均分子动能是同一个物理量。

功能主义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图灵机状态具有孤立性，而这种孤立性并不能解释人类心理状态的丰富性和稳定性[[14]](#footnote-15)。这是因为，图灵机的状态并不是通过记忆和学习获得的，如果人类有任何类似于图灵机的状态，他的心理状态便是完全瞬时的，并且是不受记忆和学习影响的，这显然与人类的现实相悖。当某人说“我感到疼痛”，除了他所处的状态之外，这里面还存在着对“疼痛”一词的记忆和学习，否则即使他处于这一状态，他也不会用“我感到疼痛”来进行描述。这样看来，功能主义显然忽视了人的主观建构性，后来普特南正是因此抛弃了这一立场。

事实上，无论是语义外在论还是功能主义，二者都体现出一种科学本质主义立场，这种科学本质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是其所是”的客观性，从而导致了对于意向性及人类认识中存在的建构性的忽视和抹杀。语义外在论实际上把指称的形成和固定过程视为因果作用下的一种机械化过程，把人的因素排除在了语词的意义形成过程之外，而功能主义则进一步把人的心理状态等同为了机器的内部状态。总之，科学实在论具有形而上学实在论本质，它把科学真理视为唯一的对世界本质的客观准确的反映，认为这种客观性与人类思维的主观性截然相反，因此它完全无视人类思维和认识过程的主观建构性因素的存在。

## （二）内在实在论对主观建构性的凸显

### 1.为何转向内在实在论？

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科学范围的扩大将使它自身接触到更多的悖论。此时，普特南所醉心的现代物理学在发展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物理学内部，即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的龃龉。如果将波尔等人的理论应用于一个动态系统，如基本粒子系统或者场和粒子系统，那么“除了谈到的‘系统’外，还有‘仪器’或‘观察者’，而这是不包括在这个系统之内的”[[15]](#footnote-16)。这样一来，根本“不会有‘关于整个宇宙的量子力学理论’的存在”[[16]](#footnote-17)。简单说来，这是关于如何看待仪器和观察者的归属的问题，而现代物理学代表着对客观性的最高追求，因此这一难题无疑使对客观性的追求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同时，19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普特南与达米特（M. Dummett）、古德曼（N. Goodman）和奎因（W. V. O. Quine）等人交流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此前所支持的科学实在论具有形而上学实在论本质，这种在人的世界中对非人化的客观性的追求是毫无意义且不可理喻的：首先，达米特的反实在论对解释可靠性的批判，使他认识到，语言的理解和语言的指称是两个问题，本体论和语义学不能等同[[17]](#footnote-18)；其次，古德曼看待世界的多元视角则使他认识到，科学不是谈论世界的唯一方式，存在着多种阐释世界的方式，并且事实与价值不可分离；最后，奎因对于分析与综合二分的取消和对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证[[18]](#footnote-19)使他对传统实在论的对象确定性产生了怀疑。

这一系列的因素都使普特南日益重视主观建构性，其哲学立场也随之转变，普特南将这一较之前不同的立场称为“内在实在论”[[19]](#footnote-20)，并由此展开了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判。

### 2.内在实在论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反叛

从本质上看，形而上学实在论是一种还原主义，这种还原旨在追求不偏不倚的无人化客观性，为此甚至把主观建构性也还原为客观性。但问题在于这种还原主义存在着致命缺陷，即主观建构性是不可抹杀的，正如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仅由一堆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材料解释，复杂的事实也不会仅从机械化的客观性中直接演变出来。

普特南主要从三方面出发驳斥形而上学实在论，其一，提出“缸中之脑”[[20]](#footnote-21)实验，论证纯粹的心理状态是不存在的，因此形而上学实在论主客二分的基础不成立；其二，通过模型理论论证指出科学描述也无法确定唯一对象；其三，通过概念图式相对性论证指出谈论上帝视角的“无人”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对象预设和探究世界的方式不成立。

“缸中之脑”反驳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基础。“缸中之脑”无疑是笛卡尔恶魔论[[21]](#footnote-22)的变种，极端怀疑论预设了纯粹心理状态的存在，因而为二元论提供了坚实基础。普特南论证指出“缸中之脑”实际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设，即该命题的真蕴含着自身的假。根据逻辑公理，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推论：

（1）当某人说“我是缸中之脑”时，他是或者不是缸中之脑；

（2）若他是缸中之脑，那么这句话只是由电子脉冲产生的幻觉，而不是真的；

（3）若他不是缸中之脑，那么这句话也不是真的。

综上可知，“我是缸中之脑”为假。从表面上看，普特南并没有直接诉诸主观建构性，但整个反驳的大前提——缸中之脑的所有心理意象都是假的、没有指称的——实际上承认了人的心理意象包含主观建构性因素。这是因为，缸中之脑的“心理意象”仅仅是通过电子脉冲等生物化学手段制造出的种种影像，这相当于往一块空白的电影荧幕上投射的影像，其中不包含基于记忆和学习的主观建构性因素。正是由于电影荧幕缺乏这种主观建构性，当电影荧幕上出现“我是缸中之脑”这句话时，我们显然不会认为这是荧幕的思想。由此观之，虽然普特南此时并没有直接提到主观建构性，但它却是其用来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有力武器。

模型理论论证和概念图式相对性论证向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核心部分（即符合论真理观）发起了攻击。传统哲学认为既然“操作制约和理论制约”[[22]](#footnote-23)确定了语句的成真条件，那么它们同时也就确定了语词的内涵和外延。为了驳倒真理符合论，普特南提出了模型理论论证和概念图式相对性论证。模型理论论证指出，即使操作制约和理论制约确定了某一语言共同体内所有语句的真假，语句中的语词的指称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例如，“Jones相信桌上有一杯水”，这句话的真值直接通过询问Jones本人便可以确定。但显然，这里的水的意义并没有确定。因为，假设Jones是孪生地球上的人，那么在这句话依然为真的情况下，水是指水\*，即一种化学成分是XYZ的液体。概念图式相对性论证则是前者的加强版，因为它把对个体语言中语词指称与个体所处的解释模型的相对性扩展到了主体构造世界这一维度上。概念图式相对性论证表明，特定的语言决定了相应的谈论世界的概念图式，我们无法脱离语言而谈论世界，因此也就无法脱离概念图式谈论世界。无人化的客观世界是脱离于一切概念图式的，因此它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以不存在的东西作为事物的客观评判标准。

科学实在论这一现代版形而上学实在论建基于牛顿式的科学幻想中——世界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对象，人类通过科学手段能实现对世界的客观公正且清晰的认识。科学实在论预设了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用以谈论世界的概念框架，显然这就完全无视了认识过程中的人的参与和人的思维的建构性，人成为了与世界无关的静观者，而不是亲身经历者。普特南对此反驳到，首先，离开观察者的世界是不可想象更是无法言说的；其次，世界是人基于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整体性逻辑构造产物；再次，“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概念框架”[[23]](#footnote-24)，世界的存在方式可以有多种；最后，通过不同的诠释方式展现出来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作为客观标准的世界的存在。

这便是普特南称之为“内在实在论”的立场，它推翻了真理符合论的“无人”世界，而把世界重新归还给人，世界是人的世界，不是语言反映了世界，而是言说者反映了世界。这种内在实在论的本质是对人的主观建构性的重新考量，普特南实在论的“聚光灯”此时从客观性转移到了主观建构性上。

# 二、从内在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实在论

内在实在论对主观建构性的强调具有抹杀客观性的危险，但在主观建构性下拯救客观性又显得独断。在这种困难之中，麦克道威尔使他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希望，因为前者在统一所予论和融贯论中面临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与此时的自己相同。在进一步借鉴吸收古典实用主义（尤其是詹姆斯和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人的思想后，普特南以人类实践和直接经验为基础，消解了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对立，实现了二者的统一。

## （一）内在实在论的二难困境

内在实在论的二难困境根源于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间的张力，此时的普特南显然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用以调和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性质。这种二难困境体现为：一方面，多元视角对建构性的强调和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客观性的淡化，使得内在实在论被传统符合论哲学家诟病为相对主义；另一方面，他为了保住世界的客观性基础而保留了实在论的直觉这一说法，这使得其实在论仍然带有传统符合论的色彩，因而有人指责他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框架。

关于前一方面，内在实在论曾被诸多哲学家认为是相对主义，如布莱克本（S. Blackburn）、蒙斯（H. O. Mounce）、埃博斯（G. Ebbs）和罗蒂（R. Rorty）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罗蒂。在内在实在论刚刚问世的时候，作为相对主义者的罗蒂非常高兴，他认为普特南关于人无法脱离语言框架而谈论世界的观点，以及否定真理永恒性与绝对性等立场和他相同。但随后他发现，普特南并不愿意与他处于同一阵营。原因在于，同样是基于对真理符合论的抨击，罗蒂最终干脆放弃了“世界”，从而他得出的是没有世界的真理，将真理彻底等同于合理性或者说是有力的辩护，滑向了相对主义。然而，普特南本人是十分拒斥相对主义的，他认为相对主义是一种自我否定的理论，因此他极力与其划清界限，并拒绝把真理等同于合理的辩护[[24]](#footnote-25)。

关于后一方面，普特南用于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的“实在论直觉”[[25]](#footnote-26)被指责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残余物。实在论的直觉是普特南在主观建构性占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对客观性的一种拯救措施。罗蒂认为普特南的这种保留与他的内在实在论相龃龉，因为这完全是在脱离言说者的语言和概念框架而谈论真理，他嘲讽普特南这是又回到其自己所批判的科学实在论立场上去了。例如，一切实验证据都表明S理论为真，此时某人若说“即使S理论的陈述目前看来是合理地可接受的，但它却不是真的”，我们显然认为他是在信口开河，是脱离其所处的语境并对“真”怀有一种无法辩解的形而上学执着。这也暴露出普特南此时无法完全调和建构性和客观性的关系，而只能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粗暴乃至独断的方式来为客观性作辩解。无疑，这种拯救是失败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被打上这样一种烙印：解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尚未消退的对于“客观存在的世界图景”的期盼。

普特南既不同意福德尔（J. Fodor）、戴维特（M. Devitt）等当代唯物论者将客观性极端化的做法，也不同意罗蒂、达米特等反实在论者将主观建构性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内在实在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前者转向了后者，但他并不愿意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因此，内在实在论面临的主要困境便是如何才能不滑向相对主义。因为内在实在论主张，我们永远无法脱离具体的理论概念框架而“客观”地谈论构成世界的对象，并且这种脱离人的视角的谈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观点给人的直接感受便是，人永远活在自己的构造出的世界里。但是普特南显然已经意识到，仅仅通过实在论的直觉这一具有独断性的立场来实现对客观性的拯救，从而避免相对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内在实在论最终没能对二者的统一提出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案。

## （二）麦克道威尔“概念经验”的启发

麦克道威尔试图超越所予论和融贯论之争，开创第三条道路，以实现二者的统一。很大程度上，他与普特南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实现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统一。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麦克道威尔对所予论和融贯论的利弊分别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概念化经验”。

所予论无疑代表着追求客观性的一极，它认为我们的直接认识对象是“感觉所予”，是世界通过某种因果关系赋予我们的，基于对感觉所予的逻辑构造，我们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所有认识。这种对“感觉所予”的过分强调被融贯论者塞拉斯斥为“所予神话”（the Myth of Given），其当代代表者是埃文斯（G. Evans）和皮考克（C. Peacock）。融贯论者则指出，“感觉所予”已经暗含了人的价值预判和主观建构，因此不存在所予论者所谓的客观的感觉所予，故而人类基于感觉所予通过逻辑构造得到的世界，永远都是概念化之后的世界。未概念化的世界无处探寻，因此更不用说把它作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戴维森、塞拉斯和罗蒂等人均是典型的融贯论者。

麦克道威尔认为这两种立场各有其优点和缺陷：所予论试图赋予人类知识以客观性基础，但它忽视了价值判断无处不在，因而根本不存在实体性的纯粹“感觉所予”这一点；融贯论强调概念框架和视角的重要性，但它所构造的世界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

融贯论和所予论都遵从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如果感觉经验是纯粹自然的，那么它们就不能同时是被概念性地建构的。这正如普特南所面临的问题，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都无法将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统一起来。麦克道威尔认为，要想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就必须重新对“经验”进行审视。而要认识到经验可以同时是纯粹的自然事件和被概念化建构的这一点，关键在于回归到一种康德式的观点——即使知觉经验（感性）是被动的，这也不意味着它是非概念性的，也就是说，康德认为经验知识是接受性和自发性、感性和知性的合作。一方面，麦克道威尔通过诉诸作为自发性官能的知性无处不在这一事实指出，知觉经验不是所予论者口中的纯粹知觉事件，不是一种简单的从外向内的投射，我们的概念能力贯穿于经验形成的始终。另一方面，为了平衡客观性，麦克道威尔对传统知觉理论中的“最高的共同因素”进行了否定。这种“最高的共同因素”就是存在于知觉经验中的“某物”（etwas），传统知觉理论认为，假象和真实经验是同质的，因为都有相同的“某物”（etwas）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例如，我梦到墙上有一块蓝色的图案与我真实地看到墙上有一块蓝色的图案，这两个知觉经验在质上是同一的，都有相同的“某物”（etwas）被呈现给了我。这个“某物”（etwas）显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私人的。麦克道威尔在奥斯汀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指出，质上的难以辨别不应被等同于质上的同一，二者的对象不是数量上的同一个。不难发现，麦克道威尔在此处实际上选择诉诸直接性，即经验过程中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直接性，这是一种交互作用而异质于虚幻的梦境所展示的视觉假象。正如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运用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得到完整地说明与呈现，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语言，关键就在于这样一种交互的过程。普特南认为奥斯汀、后期维特根斯坦和麦克道威的这种对于常识实在感的维护态度是一种“二次天真”[[26]](#footnote-27)，即回到平常人的实在论。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麦克道威尔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着眼于一种中间过程，即人与物打交道的交互过程，在此过程中，心灵是一种具有自发性的能力而不是一个在头脑中的“器官”。原因在于，如果将心灵视为一种位于头脑中的器官，我们便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分界面哲学的陷阱，即，将二者作为对立的分隔开来的项来考察，这也是麦克道威尔在《普特南论心灵与意义》（1992）[[27]](#footnote-28)一文中对于普特南哲学的一个批评。普特南同年发表了《缺乏绝对的实在论》（1993）对这一批评表示接受[[28]](#footnote-29)，并开始将心灵视为一种自发性能力而非位于头脑中的器官，这有利于将主观建构性融入到直接的经验之中，从而使其摆脱纯粹思维标签，摆脱相对性指责。

普特南将主观建构性与经验的直接实在性联系起来，从而使其与客观性相统一的思路，虽然主要来自杜威的启发，但无疑麦克道威尔的这一批评也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1999年出版的《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他指出：“谈论心灵并不是谈论我们当中的一个非物质性部分，而是在描述我们如何运作自己所拥有的能力。这些能力附加在我们的大脑活动以及与环境的各种交互上，我们并不一定要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甚至用计算机科学的词汇对此进行还原性的解释。”[[29]](#footnote-30)这段话高度反映了普特南在麦克道威尔的启发下所产生的重大转变，它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他对传统哲学把主观建构性还原为“神目观”下的客观性的做法之批判，其二是他意识到了通过直接经验就能同时为主观建构性和客观性奠基。

## （三）统一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关键

如果说麦克道威尔使普特南看到要统一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就必须重新审视知觉经验，那么古典实用主义尤其是詹姆斯和杜威的经验学说则使得他找到了彻底解决问题的道路。

### 1.詹姆斯的整体视角

普特南实在论所面临的调和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难题，在詹姆斯这里表现为，对传统哲学语境中的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詹姆斯没有选择赋予对立双方中的某一者以优先性，再以之为基础衍生出另一者的这种传统二元式做法，而是通过开辟一条彻底经验主义的道路，为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寻找一种共同的原初基础。这无疑是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主体和客体在纯粹经验中同时展开自我，二者地位平等。由此，詹姆斯彻底否定了传统哲学中对于主体和客体、意识和物质的本质上的区分。这种整体性的视角为普特南对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更进一步的思路。

简单说来，彻底的经验主义就是主张实在是一种“经验连续”。彻底的经验主义以实用主义方法为导向，以纯粹经验原则为核心。实用主义方法是一种“力求通过使争论尽可能取决于某种实践的或特殊的争点的办法来决定各种意见上的不同的意义”[[30]](#footnote-31)的哲学立场，这意味着真理需要通过在某些地方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同来证明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纯粹经验原则是指，“任何实在的东西必须能够在某一个地方被经验，而每一种类的被经验了的事物必须在某一个地方是实在的”[[31]](#footnote-32)。

“纯粹经验”是詹姆斯整个彻底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首先，纯粹经验是世界的唯一质料；其次，纯粹经验是一种原始混沌材料，是当前任何时候的瞬间场，是时空中无数个连续的“这这这…”；再次，物质和意识都以纯粹经验为基础，二者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最后，物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之所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种，只是由于职能上的差别。同一段纯粹经验，有时被当作思维，有时被当做事物，我们可以说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我们按照经验对其相邻经验的职能和作用的不同而把它们区分为“内”、“外”两类。如此，混沌的纯粹经验就被划分为了两个世界，当然，这种划分只是对一段经验进行反思时对它的一种重新对待，是一种实用主义视角下的二次考量，是反思性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质的划分。例如，心理的三角板是尖的，但并不能扎人；我们构想出一团火的意象，但它并不能使我眼前的这张桌子燃烧。但是，用“实在的”三角板或者火，就会产生结果。正是由于这种结果的存在，心理经验和实在经验才逐渐区分开来，思维和事物才逐渐区分开来。这种经验间的关系也是实在的，因为它也是一种直接性经验。彻底经验主义把世界表现为一种集合，其中，一些部分连结性地关联着，一些部分分离性地关联着，詹姆斯称之为“连锁联合”[[32]](#footnote-33)。如果说纯粹经验赋予了世界以直接性和实在性，那么这种连锁联合则保障了世界的稳定性。

通过互相的物理影响而在纯粹经验中逐渐沉积成为整个“经验混沌”的稳定部分的，我们称之为物理世界，其核心是我们的知觉性经验。在此基础上加上概念性经验，我们就实现了对物理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充。在物理上不活跃的，它们的彼此相续的关系体现出强烈的受情感支配的特点的这个世界，我们称之为心理世界。詹姆斯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彻底”之处的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甚至要求“连结各经验的关系本身也必须是所经验的关系，而任何种类的所经验的关系都必须被算做是‘实在的’和该体系里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33]](#footnote-34)。这是对于普通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因为普通的经验主义强调事物的分离。例如，休谟把因果性视为人类观察到不同现象的恒常连接后主观想象出的关系，从而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世界因此成了松散分离的、漠不相关的事物观念或表象的集合，人们眼中具有因果性关系的世界则成为一种主观臆想。

彻底经验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世界观，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詹姆斯把“真”定义为多种“满意”最大限度的组合，而满意是一个有着多次元的名词，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于“满意”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标准。因此实现满意最大化的方式不止一种，并且它是可修正的。显然，经验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绝对主义追求一种无人化的客观性与永恒性（这是传统形而上学和科学本质主义的追求），但这是脱离生活的，所以它注定失败，而经验主义却大大地提高了人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为所欲为地称任何一种思想观念或理论学说为真理，原因在于，“这些功能上的可能性在被称为‘真理’的信念这部分，提供与现实的关系的整体逻辑内容，否则这个关系就只是共存或是见证而已”[[34]](#footnote-35)。詹姆斯之所以要强调这种“功能上的可能性”，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对真理的实在论的理解，从而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这正是普特南所寻求的，因为他也始终坚持着实在论的底线而拒绝罗蒂等人的相对主义。这种统一的基础詹姆斯称之为纯粹经验，普特南称之为生活实践，二者的本质都是人的生活，而不是某种只能用文字隐晦地表现出来的超验的形而上学实体。正如詹姆斯所说，“文字的一切意义就是从生活之流中来的，而且生活之流永远准备把这些文字的意义重新吸收回去。”[[35]](#footnote-36)

詹姆斯的论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为客体和主体、物质和意识寻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以证明其同质性。事物和思维在根本上是同质的，二者都源自纯粹经验，这种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因此传统哲学所谓的意识和贝克莱所攻击的物质都不存在。其次，分析客体和主体、物质和意识被划分为不同的类的依据。我们所谓的意识实际上不过是经验的各部分所具有的被知的易感性，这种易感性即可以通过一些中介经验把一些经验引到另一些经验上去，使得主客体这一认识结构依据经验所起的不同作用而被形成。最后，在经验内部就可以明确这两种作用，而无需任何超验物的介入。主客体之分、思维与存在之分等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人为区别，而非传统二元论者所谓的本体论上的差异，主客体的对立，在经验中达成了和解，对立的两端不再作为形而上学实体而是都收归到了纯粹经验，纯粹经验又是人们所经验的所有瞬间场，于是关于哲学的所有问题必然要重新回到“生活之流”才能有意义。

普特南对于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统一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摆脱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还原式思维，不能将二者平等看待。因此，内在实在论隐含着把客观性还原为主观建构性的危险，很大程度上这是基于同一维度的单线还原，而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则是向更高维度进行的双线还原。这使普特南深受启发，他意识到在客观性和主观建构绝对对立的语境下试图对二者进行统一，这无异于在承认传统二元论语境合法性的同时反对二元划分。问题不在于具体细节上的技术性修补，而在于将整个传统哲学的这一基底根除，重新把目光投向经验的直接现实性，这样才能消解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龃龉。

### 2.杜威的动态连续视角

麦克道威尔和詹姆斯都为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统一作出了尝试，但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麦克道威尔作为康德的忠实追随者，他将概念化力量融入经验过程的始终这一做法，其主要目的是拒斥具有传统知觉理论色彩的各种感觉材料说，因而他更侧重于主观建构性；詹姆斯作为古典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为了重新将生活的实在感从各种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手中夺回，他选择将意识和物质都回溯到纯粹经验之中，这虽然极大地调和了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但却带有极强的神秘色彩，因为纯粹经验是不可直接认识的。

在杜威那里，普特南找到了弥合前两者不足之处的解决方法。杜威试图填平传统哲学中经验与自然之间的鸿沟，这在本质上仍然是调和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问题。杜威的着眼点也是经验，他提出了一种“经验自然主义”，即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的世界就是直接自然的世界，这种世界的合法性正是基于经验的连续性和直接实在性。

杜威同样也发现了传统哲学中对于经验的看法所存在的问题。传统哲学或者传统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种经验的特性——即经验是把人与世界隔离开的分界面，人的认识永远达不到自然本身——最终导向的是一种不可知论。这种对经验中蕴含的巨大的力量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哲学失败的根源。为了摒弃这种传统哲学语境，杜威指出，经验才是人深入自然认识自然的手段。在此过程中，自然在人类面前展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经验作为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其中蕴含着稳定和变化、特殊与普遍、个别与统一等多种因素。人们在实践中经验到的一些事物的稳定性、重复性、前后相继性、对立性等等，使得人们对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性把握。

在人们试图进一步把握经验的本质时，意识和物质的划分由此产生。意识和物质的划分正是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划分的一个典型表现。传统哲学试图以心灵勾住世界，现代科学试图以世界勾住心灵，这二者都反映出，物质和意识不是指两种基本的、最后的实质，而是指在不同的关联结构中呈现出的事情的重要特性。亦即二者都认为，物质与意识这种二元划分是通过某一经验与其他经验的关系而显现出来的，是基于职能不同所作的划分，而并不是说在一段经验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物质与意识——分别存在着。在这一点上，杜威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大体上继承了詹姆斯的“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思路。

詹姆斯和杜威都试图通过经验赋予实在合法性。但与詹姆斯不同的是，杜威更加注重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阐释经验——经验正是人与自然的动态交互作用过程。在始终连续不断的经验展开过程中，人类根据自己的经验活动的种种不同情况对自然中的事件作出反应，自然对人的反应也作出反馈，而人类又根据这种反馈不断调整自己的实践活动，二者密不可分，在动态交互中融为一体。杜威通过交互作用的经验的动态连续性，摒弃了詹姆斯的纯粹经验所带有的神秘色彩。

普特南认同这种回到直接交互经验，赋予生活优先性的做法。这种交互作用不是说把人与自然世界划分为对立的双方，再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两者的交互作用，而是说在交互作用中双方才各自展开，这些众多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史，这些具有直接实在性的实践活动便证明了实在世界的合法性。这种实在世界的合法性便是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达到统一最好的见证，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经验的一体两面，这是一种彻底的整体论。

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例子来理解领会动态交互经验对于人类的重要性。Jones是一个正常人，现在我们设想两种情况：（1）Jones天生没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但是有触觉和行动能力；（2）Jones天生没有一切官能和行动能力。要设想第一种情况很容易办到，但要设想第二种情况却完全不可能。在前一种情况中，Jones的触觉和行动能力使他与自然之间的交流通道依然还开放着。自然在这种简单原始的交互经验中逐渐展开（虽然这种过程注定艰难而缓慢），对于主客的感受是这种经验的一体两面，即感知到“我”的过程就是感知到“世界”的过程。第二种情况之所以无法设想，是因为Jones失去了触觉和行动能力这两个与自然进行交互作用的最后手段，因此他完全不具备任何获得经验的可能性，既无法感知到“我”，也无法感知到“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不属于动物的一员，而成为了无生命的无机物。对于无机物来说，感知世界的实在性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

# 三、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相统一的实在世界

传统形而上学实在论预设了一个纯粹的外在世界，后者独立于人的观念而存在。人的感觉材料来自这种世界，观念只是对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由于加入了人的主观性因素，因此并不能原原本本地反映“世界本身”。也就是说，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受到了人的污染。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心灵是认识主体，世界是认识客体，知觉是作为分界面的无感情的材料，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自然无法相容。

普特南从三个方面入手对这种分裂式哲学进行了倒转：首先，不存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本身”，即不存在“神目观”下的客观性。虽然在此前，他就已经指出过“客观世界”这一说法的荒谬性，但当时他主要是出于对概念图式具有相对性，因此对世界的解释具有多样性这一点的认识。而现在，他追随着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脚步，将经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世界交互作用的人类实践活动就是最真实最直接的实在性体验。其次，既然不存在世界本身，那么当然也不存在作为认识主体的纯粹心灵。詹姆斯认为统觉和知觉在纯粹经验中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任何试图找出二者的划分界限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普特南对此深以为然，如果我们无法说存在着世界本身，那么我们自然也不能自以为是地说存在着剥离了世界本身的纯粹思维，思维与存在的划分只是在对人的直接经验进行一种事后性反思时所作出的，二者并不存在本体论层面上的根本区别。最后，经验是实在性的，建构性和直接性同时寓于其中，主观和客观在此完美契合。他称这种立场为实用主义实在论或自然实在论[[36]](#footnote-37)。

总的来说，这种实在论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前观念”的世界本身是不存在的，纯粹的心灵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身处于其中的人类经验，人类实践活动，这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领域。同时这种意义也是经验内容的一部分，它具有直接现实性。这种现实性集中体现在它对于我们实践活动的指导，我们在这种指导下继续与自然交互作用着，这是一种充斥着力的交互作用的实实在在的过程，而不是一些静态化的图像的简单拼接。经验彻底成为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东西。在这种前反思维度上，世界就是一团巨大的经验，人也是经验，我们由经验构成，在经验中生存，在经验中向前发展。世界和人在经验中自我展现，这其中不需要设置超验性的形而上学实体来对之进行观照和提供实在性基础，因为经验就是直接实在的。

正是在对“经验”的重新考量过程中，尤其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詹姆斯、杜威、麦克道威尔等人学说的吸收理解中，普特南确立了直接经验的重要地位，借助交互作用这一“力”打破了传统分界面哲学的主客二分。他将这种出路称为“二次天真”或“慎思的天真”（deliberate naiveté）[[37]](#footnote-38)，其根本特征便是“实践优先”，其核心是动态经验的延续而不是传统哲学的“镜式反映”。

# 四、结语

本文以普特南实在论中的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内在张力为线索，考察了普特南为统一这两者所作的艰难探索，以及这种曲折发展历程的最终归宿。我们从普特南的尝试中可以看到，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对立不是一种二难选择，而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漠然的旁观者式哲学，其缺乏对于直接实在的经验中的交互性力量的理解与重视。这种缺乏滋生出了根深蒂固的二分思维传统，如主客二分、思维与存在二分、事实与价值二分等等。

自然实在论通过重新回归到生活实践之中，即把人重新带回到前二元论时期的直接的生活世界中去，弥补了传统哲学对于经验的直接实在的交互性的忽视。普特南成功地将经验整体论与实在论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交互作用的经验，通过人类的实践史，摆脱了传统二元论哲学非此即彼的摇摆不定。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在此处统一，“心——身——世界”成为直接实在的经验的三位一体式显现，成为“不会轻易断裂的三重绳索”[[38]](#footnote-39)。毫无疑问，他的这种解决方法是唯一现实可行的。

普特南实在论的发展轨迹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哲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启发，即，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不仅包括解决现存问题，更包括对于问题本身的批判，甚至在有必要时推翻问题本身。正如，与思考“如何统一对立的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这一问题相比，更重要的是思考“将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划分为对立两极是否合法”的问题。

普特南以其善变著称，在长达56年的哲学生涯中，他的哲学思想始终在不断变化。有人甚至感慨，研究普特南的哲学“如同试图用鱼网捕风”[[39]](#footnote-40)。但实际上，如果从统一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善变”，我们将会发现，这并非一种难觅其宗的“变”，而是普特南对阻碍的不断克服，他无疑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家所必须具有的理论勇气和坚持不懈探索问题的毅力。

# 参考文献

（一）相关著作

1. [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2. [美]希拉里•普特南：《重建哲学》，杨玉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3. [美]希拉里•普特南：《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孙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4. [美]希拉里•普特南：《实现论的多副面孔》，冯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5.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6. [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新译本），韩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7. [美]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第1版。
8. [美]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9.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10. [美]威廉•詹姆斯：《真理的意义》，刘宏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1. [英]约翰•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第1版。
12. [美]希拉里•普特南：《普特南文选》，李真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13. 陈亚军：《罗蒂与普特南：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4. 陈亚军：《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15. 陈亚军：《罗蒂与普特南：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6. 涂纪亮：《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7. 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18. [澳]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洪汉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第1版。
19. Putnam H.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0. Putnam H. 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21. Putnam H.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 Putnam H. Realism and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 Putnam H. 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8.
24. Putnam H. James Conant ed,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 Putnam H. edited by James Conant, Words and Li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 Searle J R. Inten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 Kim J. Philosophy of Mind. Westview Press, 1998.

（二）相关论文（集）

1. 葛欢欢：《普特南实在论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2. 陈亚军：《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普特南哲学的终极命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 刘佳男，孟建伟：《普特南实在论思想转化的动因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4月，第32卷第4期。
4. 孙宁：《非唯我论心灵观的可能性——从麦克道威尔对普特南心灵观的批评来看》，世界哲学，2014年第1期。
5. 朱诗勇：《本体论实在论的相对合理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年10月，第33卷第5期。
6. 张志林：《意义的分析：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7. [美]苏珊•哈克：《实在论及其竞争者：恢复我们的天真》，哲学分析，2013年4月，第4卷第2期。
8. 江怡：《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现状及其分析》，哲学动态，2004年第1期。
9. 郑祥福：《科学实在论在当代的发展》，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
10. Edited by Yemima Ben-Menahem, Hilary Put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Quine W V.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 McDowell J. Putnam on Mind and Meaning, Philosophical Topics, Vol. 20, No. 1, 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 1992.
13. Edited by Nicholas H.Smith, Reading Mcdowell, Routledge, 2002.
14. Zahavi D. Internalism, Externalism, and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Synthese, Vol. 160, No. 3,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in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2008.

1. 这种基质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物质性的，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德谟克利特等人的水、火、无定、气、原子；精神性的，如柏拉图的相 、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实在论（realism）一词正是源于柏拉图，但在柏拉图这里，实在论等同于相论，因为只有相是实在的，其他事物都是非实在的。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蜡块说”表面上似乎意识到了人类认识的差异性，但这并不是对于主观建构性的承认和重视。原因在于，“蜡块说”实际上是在强调感觉和思维起源于外部世界，这体现出亚里士多德以“神目观”看待世界和灵魂的倾向。一方面，世界作为人的认识对象，是一个由众多客观存在组成的总体，它对于灵魂起着一种入侵式的投射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同乃是由于人类灵魂的差异而并非是由于主观建构性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蜡块说”后来由近代经验论者洛克进一步发展为“白板说”并成为传统知觉理论的典型代表。 [↑](#footnote-ref-2)
2. [美]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5页。 [↑](#footnote-ref-3)
3. 正因如此，普特南这一阶段的思想被学者们冠以了“科学实在论”之称，普特南本人也并不反对这样一种称谓。 [↑](#footnote-ref-4)
4.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第1版，第416-417页。 [↑](#footnote-ref-5)
5. 参见Hilary 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fro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19. [↑](#footnote-ref-6)
6. 孪生地球（Twin Earth）是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中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是一个和地球几乎完全相同的星体。它与地球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除了我们所指的水其化学成分是H2O，而孪生地球上的人所指的水化学成分是XYZ。参见Hilary 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fro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23. [↑](#footnote-ref-7)
7. Hilary 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28. [↑](#footnote-ref-8)
8. Hilary Putnam, Explanation and reference, fro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00. [↑](#footnote-ref-9)
9. John R. Searle, Inten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02. [↑](#footnote-ref-10)
10. 此处以图灵加法器TM1为例，除此之外，还有加法器进化版TM2，减法器TM3，图灵转录机TM4，乘法器TM5等，以及其终极版本UTM（通用图灵机，Universal Turing Machine）。参见Jaegwon Kim, Philosophy of Mind, Westview Press, 1998, p.82-85 [↑](#footnote-ref-11)
11. 符号“#”表示问题的终结界限。 [↑](#footnote-ref-12)
12. 陈亚军：《罗蒂与普特南：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240页。 [↑](#footnote-ref-13)
13. [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94页。 [↑](#footnote-ref-14)
14. 在《还原论与心理学的本质》一文中，普特南将其称为“技术困难”（technical difficulty）。参见H.Putnam, Reduction and the Nature of Psychology, from Words and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6. [↑](#footnote-ref-15)
15. Hilary Putnam, edited by James Conant,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 [↑](#footnote-ref-16)
16. Hilary Putnam, edited by James Conant,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 [↑](#footnote-ref-17)
17. 详见Hilary Putnam, Reference and Understanding, from 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p.97-117. [↑](#footnote-ref-18)
18.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footnote-ref-19)
19. 在《实在论与理性》一文中，普特南首次使用了这一称谓。参见Hilary Putnam, Realism and Reason, from 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p.123. [↑](#footnote-ref-20)
20. “缸中之脑”模型是指，假设某个邪恶的科学家将一个人的大脑切下，放入一个充满营养液的缸中维持其存活，大脑的神经末梢与一台超级计算机相连接。计算机通过向大脑神经末梢传输电子脉冲，使他“看到”天空，“看到”自己抬起了手等等。总之，大脑的主人能“经验”到一切正常的事物，以至于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缸中之脑。——详见[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6页。 [↑](#footnote-ref-21)
21.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前两组沉思中，笛卡尔提出了恶魔论。设想，一个恶魔正在欺骗我，那么我所有的现成知识与观念都是不可靠的，但无论我如何怀疑自己的知识，这个在怀疑，在受欺骗的我总是存在的。由恶魔论出发推出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表明，“我”的本质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纯粹心理状态存在，并且只有它本身具有最基本的直观明证性，这为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身心二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footnote-ref-22)
22. 操作制约是对于理论诠释的制约，即关于可接受诠释的类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某理论中包含一个由某种操作制约而与一个可检验经验S联系在一起，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根据自身是否有经验S来判断该理论是否正确。操作制约的最初设想是：我们规定，某句子为真，当且仅当某检验结果出现。如，“导线上有电流通过”为真，当且仅当电量计指针偏转这一现象出现。这种粗糙的操作主义忽视了理论同经验的关联具有或然性这一点，例如某些原因造成实验时指针并未偏转。因此操作制约更为成熟的设想是：用“一个可接受的诠释使得句子S在实验条件E满足时的大部分时间为真”这种制约条件对将被认为可接受的诠释的类加以限制。这样一来，“可接受的诠释”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而不是具体的加以规定的东西，在经验探究过程，操作制约实际上就起到了一种促使探究者不断进行反思平衡的作用。理论制约则是对于理论选取的制约，涉及的是理论的形式性质。例如，“简单性”这一理论制约，是指应该选取同观察相符的诸假说中最简单的假说。——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2-35页。 [↑](#footnote-ref-23)
23. 陈亚军：《罗蒂与普特南：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275页。 [↑](#footnote-ref-24)
24. 这种立场的代表者是罗蒂和达米特等人。 [↑](#footnote-ref-25)
25. 实在论的直觉是指，“一个陈述可能一时是合理地可接受的，但却并不是真的”。详见[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序言第2页。 [↑](#footnote-ref-26)
26. 这种“二次天真”也借鉴了詹姆斯的哲学。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孙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第48页。 [↑](#footnote-ref-27)
27. 麦克道威尔对于普特南心灵观的批评是针对后者的语义外在论展开的，语义外在论将心灵视为了一个“位于”（situated）头脑中的封闭的东西，心灵彻底孤立起来，进而使得心灵与世界之间必然存在不可通约性。参见John McDowell, Putnam on Mind and Meaning, Philosophical Topics, Vol. 20, No. 1, 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 (SPRING1992), pp. 35-48. [↑](#footnote-ref-28)
28. 参见Hilary Putnam, Realism without Absolute, from Words and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92. [↑](#footnote-ref-29)
29. [美]希拉里•普特南：《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孙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第39页。 [↑](#footnote-ref-30)
30.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11页。 [↑](#footnote-ref-31)
31.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11页。 [↑](#footnote-ref-32)
32.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4页。 [↑](#footnote-ref-33)
33.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8页。 [↑](#footnote-ref-34)
34. 通过如下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功能上的可能性”的本质就是实用主义。设想，我对你说“事物存在”，在我进一步解释我所作陈述的意义之前，你无法判定这句话的真假或其与现实有无关系。相反，如果你问我“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一张桌子”；如果你问“在哪里”，我指向一个地方；如果你问“它是物质性地存在着还是仅仅存在于想象中”，我回答说“物质性地（存在着）”；如果我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就是那张桌子”，然后抓住并摇晃那张你所看到的、我所描述的桌子，你就愿意称我的描述为真。——[美] 威廉•詹姆斯：《真理的意义》，刘宏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footnote-ref-35)
35.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3页。 [↑](#footnote-ref-36)
36. 在1994年的“杜威讲座”中，普特南首次把自己的这一立场称为“自然实在论”。 [↑](#footnote-ref-37)
37. Hilary Putnam, Realism without Absolute, from Words and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84. [↑](#footnote-ref-38)
38. [美]希拉里•普特南：《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孙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前言。 [↑](#footnote-ref-39)
39. [澳]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洪汉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第1版，第707页。 [↑](#footnote-ref-40)